第九章　澳洲在美國印太戰略架構中的角色與作為

黃恩浩 *

壹、前言

自冷戰結束以來，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甚至是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現象總是懷著樂觀期待，大多數人認為只要將中國拉進全球經濟體系就能促使中國的和平演變，進而推動中國朝西方民主體制發展的政治改革，並讓其成為國際安全「負責任的風險共同承擔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1] 但是自從美國進入川普（Donald Trump）時代以來迄今，這套在西方行之已久的共存論述就不再被美國外交奉為圭臬，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近乎零和的對抗思維。儘管全球經貿與中國市場的連結已經難以分割，但在這美中競爭日趨白熱化的態勢中，造成美國盟友澳洲在現實安全上有必要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做抉擇。

澳洲一直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最忠實的傳統安全盟友，在 1951 年簽署的《澳紐美防禦條約》（*ANZUS Treaty*）框架下，澳洲國防戰略幾乎和美國太平洋安全政策綁在一起，並自願擔任美國在太平洋區域的「副警長」（deputy sheriff）。因此之故，華盛頓對坎培拉的尊重和感情相當深厚。因為地理上處於南半球的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所以澳洲早在美國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之前就已經有印太區域的概念。澳洲更於 2012 年在政策上首次將印度洋與太平洋連結在一起，並稱之為「戰略之弧」（strategic arc）。[2]

---

*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1 Andrew Taffer, “Washington Still Wants China to B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9,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29/washington-china-responsible-stakeholder/.

2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Canberra: Department of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2012), 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

澳洲「戰略之弧」的印太概念，其實是源自於澳洲對地緣位置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感。為確保國家安全，澳洲不僅要面對來自印度洋的挑戰，也要處理來自太平洋的威脅，但是就國防力量相當有限的澳洲而言，這並不足以支撐其國家安全。因此，美國印太戰略的提出，除了符合澳洲對地緣安全需求與戰略構想，亦強化了美澳之間的相輔相成的軍事與安全同盟關係。[3] 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是，在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延續前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並持續抗中的前提下，究竟澳洲在目前印太戰略架構下的角色應如何扮演？作為為何？

貳、拜登路線下的美澳安全關係

若說「川普主義」（Trump Doctrine）是以「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或「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等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為本質的話，那麼「拜登主義」（Biden Doctrine）的本質則可以說是「同盟優先」或「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從拜登競選前到當選後所對外表達的國際觀可知，重建盟國對美國的信任以及強化盟國與美國的合作將成為拜登政府的外交路線主軸。[4] 面對「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中國與俄國的挑戰，多邊主義將會是美國處理國際事務與維持國際秩序的基礎，[5] 所以美國持續在印太架構下深化與澳洲的軍事安全合作是可以預見的。就中國政策而言，拜登與川普的抗中方向大致不變。拜登基本上認為，中國的企圖是要取代美國的國際地位，因此必須視中國為一個假想敵並與之進行戰略競爭。相較於川普，拜登比較彈性的是，他認為對中國

3 黃恩浩，〈第七章：澳洲的南海政策與作為〉，鍾志東主編，《多元視角下的南海安全》（台北：五南出版社，2020 年 12 月），頁 211。

4 林育立，〈拜登將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演說創美國總統首例〉，《中央通訊社》，2021 年 2 月 12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2130013.aspx。

5 楊明娟，〈拜登主義浮現，永遠與盟國一起合作〉，《中央廣播電臺》，2021 年 2 月 20 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2225。

「該合作就合作，該競爭就競爭，該對抗就對抗」，此論述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為拜登的「新中國主義」（new China doctrine）。[6]

美國在 2021 年 1 月份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文件中強調，中國正在片面改變國際規範、區域秩序與民主價值，而美國則是尋求捍衛盟友和夥伴能夠分享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的價值觀，並維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雖然區域國家（澳洲、日本、印度）都有各自的印太想法，但這份文件強調美國支持盟國和夥伴對印太區域參與及能力互補，以因應中國的軍事威脅與經濟挑戰。該文件也相當重視澳洲在印太的戰略地位，該文件不僅提到美國在印太戰略框架下將強化澳洲的能力以及進行合作，也相當肯定澳洲在「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中的安全角色。[7]

美國白宮國安會在 2021 年 3 月 3 日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將中國界定為是唯一具有全面性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能量挑戰現有開放式國際秩序的國家。[8] 為抵銷中國對全球的挑戰，美國更加重視對盟邦的安全承諾。例如 2020 年 4 月份，澳洲公開呼籲對中國進行新冠肺炎病毒起源調查導致中國不滿，中方隨之對澳洲採取貿易制裁手段。對此，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印太事務協調總監康貝爾（Kurt Campbell）在 2021 年 3 月 16 日接受《雪梨晨鋒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專訪時表示，美中關係改善前，北京必須先改善澳中關係；美國不準備在親密盟友遭受到經濟威脅時，與（中國）提升雙邊關係和達成單獨的協議。[9]

6 "Biden's New China Doctrine," *The Economist*, July 17,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21-07-17.

7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5, 202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8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9 "US Shows Solidarity with Australia over China Trade War,"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16, 2021,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us-shows-solidarity-with-australia-over-china-trade-war-20210316-p57ba2.html.

近年來，中國藉「一帶一路」倡議金援南太平洋島國建構關鍵基礎設施，造成澳洲在區域安全上倍感疑慮。在印太戰略架構下，美澳都強調要提升與盟國之間的安全合作，對中國向南太的軍事擴張表達強硬態度，並期待以多邊安全合作框架牽制中國。就「四方安全對話」而言，在 2021 年 3 月 12 日，美日澳印領袖舉行第一次高峰會議，也是美國拜登政府重視國際多邊主義的重要實踐。該會議的聯合聲明提出「四方對話精神」，並論及「東海與南海」、「海洋安全」、「民主價值」與「法治、航行與飛越自由」等議題的重要性。[10] 該聲明雖未明指中國威脅，也未涉及軍事合作議題，但卻已經形成四國聯手因應中國威脅的態勢。

參、美國印太戰略中的澳洲角色

在美澳軍事安全同盟是澳洲國家安全主要支柱的前提下，儘管澳洲有其本身的印太安全構想，但是澳洲在區域的戰略規劃與安全實踐主要仍是以美國印太戰略為方向。澳洲在區域上的軍事與外交政策的作為，往往在其官方公布的白皮書中可以一窺究竟，以下就從澳洲最近的國防與外交白皮書來探討，澳洲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軍事與外交角色。

一、軍事同盟的角色

澳洲在 2016 年公布的《2016 國防白皮書》（*2016 Defence White Paper*）指出，過去 70 年印太區域的繁榮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是由美國所主導；對於仰賴開放航道與多元貿易夥伴的澳洲來說，如何維持穩定與繁榮對澳洲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11] 該白皮書設定三項基本國防戰略利益：第一，務必確保安全及強韌的澳洲；第二，保障澳洲鄰近區域的安全與穩

10 〈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談「四方對話精神」〉，《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1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rfi.fr/cn/政治/20210313-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談-四方對話精神。

11 Department of Defenc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6 Defence White Paper*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16), pp. 13-14.

定，例如東南亞與南太平洋地區；第三，穩定印太區域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澳洲在這份白皮書中預測，到 2035 年美中關係的發展都將造成印太區域在經濟與安全情勢上的嚴峻挑戰。對此而言，澳洲必須在印太區域持續與美國及夥伴合作，以確保印太安全與穩定來強化自身國家利益。

由前述的白皮書中可以了解到，澳洲相當重視印太區域與鄰近區域的安全。若將澳洲安全觀置於美國印太戰略架構中來看，可以發現澳洲是位於美國「第二島鏈」防禦南方的重要國家，更是該島鏈的重要依託力量；可見美澳雙方在第二島鏈的共同安全利益不言而喻。隨著中國海軍力量不斷地往南太擴張，第二島鏈安全已經受到挑戰，一旦中國軍事力量突破第二島鏈並往第三島鏈延伸，此不僅會對美國安全形成挑戰，亦會對澳洲安全直接造成威脅。因此，如何在美澳軍事同盟的架構下守住第二島鏈防衛，尤其是在印尼與巴布亞紐幾內亞附近地區，這不僅是澳洲國防戰略所要思考的問題，更凸顯出澳洲在印太戰略中的關鍵角色。

鑑於日本二戰期間從東北方向入侵澳洲的歷史經驗，澳洲相當重視其領土北方從印尼群島、巴紐，再到所羅門群島這條扼守印度洋與太平洋中間的重要連結地帶，澳洲稱這條弧狀群島地帶為「內弧」（inner arc）戰略空間。此地理是澳洲面對北方威脅的「主要戰略利益領域」，對於澳洲國防安全與美國印太戰略都極為重要，也是美軍在南太填補太平洋兵力空缺的重要樞紐，尤其在戰機與軍艦的部署方面。為制衡中國向南太軍事戰略擴張，美澳合作利用澳洲的地緣戰略縱深，不僅可以有效增強澳洲區域防禦範圍，亦可提高美軍進出印太區域的靈活性。[12]

澳洲除了與美國固有的軍事同盟外，在 2021 年 9 月 15 日，澳洲、英國與美國更共同宣布成立「澳英美安全夥伴」（AUKUS）。[13] 這是國際社會自冷戰結束以來的首個軍事安全合作同盟，「澳英美安全夥伴」可謂

12 黃恩浩，〈澳洲強化「內弧」防衛之戰略規畫〉，《台北論壇》，2020 年 4 月 15 日，http://www.taipeiforum.org.tw/view_pdf/593.pdf。

13 “UK, US AND Australia Launch New Security Partnership,”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us-and-australia-launch-new-security-partnership.

是美國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一部分，其首要目標是協助澳洲建造一支至少 8 艘核動力常規潛艦的艦隊，當然該聯盟還包括軍事情報、量子技術以及巡弋飛彈採購等等（該新同盟宣布成立後，澳洲就取消了與法國簽署要建造 12 艘傳統潛艦的軍售合同）。[14] 儘管「澳英美安全夥伴」的成立未明言針對中國，但卻明顯標誌著該澳洲安全觀與美國印太戰略從守勢積極轉向攻勢的變化，目的就是要制衡中國軍力擴張與威脅。

二、外交聯盟的角色

若說美澳軍事同盟是為防禦和情報合作而建立的，那麼美澳外交關係就是為建構國際安全環境而存在。澳洲於 2017 年 11 月公布《2017 外交政策白皮書》（*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提及印太區域是「跨越東印度洋至太平洋並連結東南亞區域，包含印度、北亞及美國。」[15] 這個界定跟日本「亞洲民主安全鑽石同盟」（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概念，[16] 以及美國《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17] 在地緣戰略上有著不謀而合之處。該報告更提出六大印太戰略核心議題：第一，各國應加強對話並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第二，各方應促進市場的開放；第三，推動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經濟整合；第四，確保航行與飛越自由；第五，美國在區域安全與經濟事務的參與依舊關鍵；第六，中國依據前述原則將於區域秩序的深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14 Media Statement, "Australia to Pursue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through New Trilateral Enhanced Security Partnership,"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pm.gov.au/media/australia-pursue-nuclear-powered-submarines-through-new-trilateral-enhanced-security.

15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7), p. 1.

16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17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色。[18] 簡言之，儘管美國與中國都是影響印太安全的重要因素，但澳洲外交所要追求的目標就是維持一個國際安全環境。

自 2007 年，中國首次成為澳洲最大貿易國以來，澳洲經貿發展就相當倚賴中國市場。在 2014 年，中澳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於 2015 年《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實施，同年也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當時澳洲相當樂觀的看待與澳中關係，然而卻因中國對澳洲操作「銳實力」（sharp power），試圖影響澳洲政府的決策，澳方因此在 2018 年 6 月通過《國家安全法修正案》（*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以因應中國對澳洲進行「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19]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 2019 年底的爆發，澳洲在 2020 年 4 月堅持北京應全面調查肺炎病毒的源頭，雙方關係因此開始惡化，造成雙方關係進入 1972 年建交以來的新低點。

就澳洲而言，中國是印太區域中不可或缺的經貿易市場和外交力量。澳洲外交相當重視維護一個自由與開放且共榮共存的區域，因為澳洲的繁榮、安全與國際安全環境相互依賴。儘管以往美中之間存有摩擦，但為不影響經貿利益之故，所以澳洲在外交上並不選邊站。在澳中外交關係交惡之後的 2021 年，在美澳緊密的外交合作基礎上，澳方不僅在「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下強化與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合作關係，也拓展其他印太志同道合國家的外交互動，像是台灣。從澳洲在印太戰略架構中強化外交多邊主義的作為與要處理的議題來看（例如 2021 年 2 月 18 日，美國主辦的「四方安全對話」高峰會中所提出的反假訊息、反恐、海上安全、民主價值、基礎建設、網路安全、人道救援、災害防救、全球疫情、氣候變遷等議題），[20] 其實與拜登正推動的國際多邊主義一致。

18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p. 38.

19 Clive Hamilton with Alex Joske,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London: Hardie Grant Books, 2018).

20 "Japan-Australia-India-U.S. Foreign Ministers' Telephone Meeting,"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8, 2021,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3e_000172.html.

在 2021 年 9 月 25 日，拜登在白宮主持「四方安全對話」領袖高峰會，雖四國領導人在這次會議中並未提及中國威脅與台海安全，而著重在新冠病毒、氣候變化、新興技術、網路安全等方面的深度且務實合作，但「四方安全對話」發展至今對區域安全的影響力正逐漸提升，而且幾乎已成為美國推動印太戰略的「安全會議」。[21] 未來，澳洲與美國的外交聯盟將會在印太戰略架構與「四方安全對話」扮演更多的合作角色。

肆、澳洲在印太區域的戰略行動

在強化澳洲本土與內弧空間安全之前提下，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J. Morrison）於 2020 年 7 月 1 日公布《2020 國防戰略革新》（*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22] 和《2020 年兵力結構計畫》（*2020 Force Structure Plan*）兩份文件闡述澳洲國防未來的發展與國際合作方向。[23] 為了進一步強化印太安全並增強美日印澳四國在軍事上的相互操作性，澳洲繼去年再次受邀參與美國主導下的 2021 年馬拉巴爾（Malabar-21）海軍聯合演習（2021 年 8 月 26 日至 29 日），這可謂是鞏固「四方安全對話」架構一大步。[24] 再者，為能建構「可信／有效阻遏」（credible/ effective deterrence）的國防力量，澳洲將投入 2,700 億澳元向美國採購遠程反艦導彈，另外還將投資研發射程可達數千公里的極音速武器系統。此外，澳洲也將升級在北澳的軍事基地，以及持續在北印度洋與南海進行監控與巡邏任務。[25] 目前，澳洲強化北澳與內弧安全的戰略構想如下：

---

21 林森，〈「四方」機制影響力日趨上升不排除未來成為軍事聯盟可能〉，《美國之音粵語網》，2021 年 9 月 29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hina-quad-092821/6249364.html。

22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Canberr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https://www1.defence.gov.au/about/publications/2020-defence-strategic-update.

23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20 Force Structure Plan* (Canberr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https://www.defence.gov.au/StrategicUpdate-2020/docs/2020_Force_Structure_Plan.pdf.

24 Sarah Zheng, “China Holds Naval Drills Ahead of US-led Quad Exercise off the Coast of Gua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4,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146192/china-holds-naval-drills-ahead-us-led-quad-exercise-coast-guam.

25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Canberr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 12.

一、在達爾文興建海軍軍港

由於中國確定擬斥資 2 億美元在巴紐南方的達魯鎮（Daru）興建大型多功能漁港，基於中國協助當地興建基礎設施被認為都帶有軍事用途，因此在區域安全方面引起澳洲疑慮。[26] 再者，澳洲北領地自治區的達爾文位於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和龍目海峽的海線交通線附近，該港是澳洲通往印太區域的重要門戶。因此，澳洲計畫在距離達爾文東北方約 40 公里處的格萊德角（Glyde Point）地區，興建多功能深水港供軍事或商業使用，亦可供美方海軍陸戰隊駐紮與大型兩棲戰艦停泊。另外，美澳也決定在巴紐的馬努斯島（Manus Island）興建聯合軍港，以反制中國在該地區的軍事作為。[27]

二、升級北領地的軍事基地

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澳洲總理莫里森宣布將耗資約 11 億澳幣，升級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達爾文市南方約 300 公里處的汀達爾空軍基地（RAAF Base Tindal），大部分經費會用在擴建跑道長度，以供澳洲 KC-30A 多用途加油機或美國 B-52 戰略轟炸機使用，其他經費將用於建設新航站大樓、新燃料存儲設備，以及其他關鍵基礎設施。[28] 為擴大美澳軍事合作，澳洲於 2021 年 4 月更宣布要投入 7.47 億澳幣升級位於北領地的四座軍事基地，包括羅柏森基地（Robertson Barracks）、袋鼠平地訓練區（Kangaroo Flats Training Area）、邦迪山訓練區（Mount Bundey Training Area）及布萊德蕭野戰訓練區（Bradshaw Field Training Area）；這些基地

26 翟思嘉、楊昇儒，〈中國在巴紐建大型漁港引疑慮〉，《中央通訊社》，2020 年 12 月 15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12150271.aspx。

27 Stephen Dziedzic, “US to Partner with Australia, Papua New Guinea on Manus Island Naval Base,” *ABC News*, November 17, 2018,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11-17/us-to-partner-with-australia-and-png-on-manus-island-naval-base/10507658.

28 Paul Dibb, “How Australia Can Deter China,” *The Strategist*, March 12, 2020,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how-australia-can-deter-china/.

升級規劃也讓澳軍可以和駐澳美軍陸戰隊得以進行更密切的聯合演訓，[29] 例如美澳「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聯合軍演。

三、採購遠程戰略匿蹤轟炸機

澳洲國防部一直有很強意願要向美國購買正在開發中的 B-21 突擊者（B-21 Raider）長程匿蹤戰略轟炸機，其航程約可達 1.2 萬公里，該轟炸機是由美國空軍與諾斯洛普・格拉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共同打造，可攜帶傳統武器與核子武器。[30] 儘管澳洲的 B-21 長程轟炸機採購案還在討論階段，倘若美國願意在澳美軍事同盟架構下售予澳洲，澳洲將可以彌補其空軍遠程打擊能力不足的問題，同時也可以將戰略防禦範圍從澳洲本土推向第一島鏈附近。再者，澳洲也將在「澳英美安全夥伴」架構下發展核動力潛艦，以延伸其潛艦的巡航及打擊範圍。

四、購入新式同時研發新型飛彈

美國在 2020 年 2 月 7 日已經宣布同意出售，澳洲向美國採購 200 枚價值約 14 億澳幣的 AGM-158C 遠程反艦飛彈（Long Range Anti-Ship Missile, LRASM），該飛彈射程最遠可達約 930 公里，可以裝載在 F/A-18 大黃蜂戰機與 F-35A 戰機上。[31] 為強化澳洲皇家空軍戰力，澳洲與美國更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簽署為期 15 年的《南十字星整合飛行研究實驗》（*The Southern Cross Integrated Flight Research Experiment*, SCIFiRE）計畫，試圖聯合研發一款空射型極音速武器。[32] 未來澳洲還規劃要向美國採購研

29 弗林，〈澳大利亞將花費 7.47 億澳元用於北部軍事基地升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1 年 4 月 28 日，https://www.rfi.fr/cn/亞洲/20210428-澳大利亞將花費7-47億澳元進行軍事升級。

30 Paul Dibb, op cit.

31 Paul Dibb, ibid.

32 王光磊，〈澳美聯手研發空射極音速飛彈，抗衡俄「中」〉，《青年日報》，2020 年 12 月 2 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93902。

發中的最新陸基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cruise missiles）、滑翔式反艦飛彈（boost-glide anti-ship missiles）、極音速巡弋飛彈（hypersonic cruise missiles）、潘興三型中程反艦彈道飛彈（Pershing III intermediate-range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s）。[33] 因為這些飛彈系統的投射距離可達約 1,000 至 3,000 公里左右，若擁有這些武器系統，澳洲不僅可以有效鞏固「內弧」空間，也可以壓縮中國軍力向南太擴張的威脅。

伍、小結

基本上，美國拜登政府執政以來，其印太戰略規劃仍是沿襲前川普政府的做法，但是對中國的態度似乎更為強硬，且更強調以多邊主義的外交與軍事作為來制衡中國對西太平洋的外交挑戰與軍事威脅。中國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不斷在印太區域擴張軍事力量、片面改變國際秩序，以及在全球操作「戰狼外交」與「銳實力」，已經造成全球許多民主國家反感，並在安全面向上選擇向美國印太戰略靠攏，儘管中國廣大經貿市場的利益誘惑仍在。再者，美國印太戰略架構中，要確保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位於西太平洋的島鏈防衛顯得日益重要，對此美澳對區域安全方向的觀點是一致的。因為澳洲是南太區域的關鍵國家，其地理不僅橫跨兩洋也地處第二島鏈的南方位置，在地緣戰略上可以說是制衡中國向東南亞與南太擴張的重要戰略高地，美澳緊密的軍事合作將有助澳洲在區域上有效發揮制衡中國軍事擴張的戰略角色。最後，南太區域不僅是澳洲的後門也同時是美國的後院，所以澳洲在印太戰略架構中若能扮演好團結南太平洋島國的外交角色，並偕同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支援南太國家的建設，此將有助於抵制中國影響力對南太入侵。

33 Paul Dibb, “How Australia Can Deter China,” *The Strategist*, March 12, 2020,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how-australia-can-deter-china/.